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勲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作云）張說卒召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禄山事（集本無此字）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為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

為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為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

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為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右真蹟

唐田布碑 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庚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葢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 集本有猶字 有幸不幸 集本有焉字 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

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集本作古今官制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集本有矣字而集本作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

代皆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作討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歴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為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

於老聃集本作聃下同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集本無此字猶龍之語著于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為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為叙

右平原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

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葢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髙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敝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葢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熈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

賛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歟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 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娓工小篆此豈其筆耶

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 太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葢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稾為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

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為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偷薄漸趣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絶歟今士大夫務以逺自髙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貴也至於荒林敗塜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兹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為劣而亦不為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 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 太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太和甲寅歲遊寺刻詩於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太和八年也右集本

唐薛苹唱和詩太和中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馬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集本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强作耶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為俚諺慶歴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為嶺南節度使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太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

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　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顔柳二家書

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髙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鋩皆在至集本有於字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為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又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弍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為叙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

亡矣常意必有藏於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録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 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右見綿本

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 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

并書進㴍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為唐名將其勲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葢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録顔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没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為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真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顔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摸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

俱完故特為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廿五日書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為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令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集本有也字約言在太和開成間嘗為鴻臚禮賓使又為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令之使名自樞密宣

巖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為使於其間約言又為宣巖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巖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為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賔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鋭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繆矣葢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

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為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静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

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録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吕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僣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録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

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録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為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為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閥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為是德宣文辭不足録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偽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録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録之云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為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右集本

唐閿鄉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右閿鄉新社記唐濮陽守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

闗西公命遷社于州坤

闗西公命遷社于州坤城(一作坤)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葢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闗西公者楊發也(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乆矣故録此記以著之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楚子綯為河中節度使乃刻于石綯父子為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葢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

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懐暉碑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懐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别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懐暉者吾不知為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為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

荼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大尉泥洹荼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為斯言集本有邪字皐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絪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戣戡戢戵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戵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絪撰絪自言與孔

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殘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宜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録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為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増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為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踈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 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 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為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為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為能其為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為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為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 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録者亦自成一家而為流俗所貴故聊著集本

作述之庶知博採之不遺爾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彦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録者彦謙書爾彦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中和四年同是唐彦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彦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黄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為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録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後世者毁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彦謙以詩知名而（集本作于）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磻集本作盤溪廟咸通二年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為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儁絕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吕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兾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為可笑而駢為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薫於内故邪說可誘於外内貪外誘則亦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為哉右真蹟

唐梁公儒碑 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為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為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有之字時

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借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録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花林宴别記　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别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　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　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録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秪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録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真蹟

唐潤州陁羅尼經幢 歲月未詳

右陁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寳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㚟之書字畫頗為世俗所重故録之以備廣採 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埋没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具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録之博僅各得其一爾 右見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 寳歷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録之博得此而已熈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 右見綿本拾遺

唐王蘂詩 沈傳師李德裕唱和歳月未詳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録之今葢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右見綿本拾遺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歳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乃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揚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敝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乃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　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葢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

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真蹟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

瘞鶴銘 歲月未詳 瘞鶴銘黄庭遺教經雖傳自晉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

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

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右真蹟

黃庭經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為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别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内景而謂此一篇為外景又分為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葢内景者乃此一

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為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内景三十六章為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為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 右真蹟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黄庭内景而謂此一篇者為外景又有分為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内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

為繁雜益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為精也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黄庭别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顔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黄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

字不俗遂録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録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甞寫黄庭經此豈其遺法歟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葢唐世冩經手所書集本

有爾字 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

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録之葢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

有首字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右真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葢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為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偽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

為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録葢以資博覽云右集本

小字法帖此下皆䟦法帖葢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别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集録諸袟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治

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冩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録者分為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為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録於此 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葢書者十八家爾而流

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義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葢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

鄕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而始獲闕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逺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慿精疲神於筆硯多閲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義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録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雪攝事致齋閤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

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録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為歸潁銷日之樂也葢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内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熈寧辛亥清心堂書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誤寘於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録之以備博覽右見綿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銜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闕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二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本無此

字

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愼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為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録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為仙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為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為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

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黄孝立閩人也為余説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甞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宫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宫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歷中衡山女子號何仙姑者絶粒輕身人皆以為仙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仙者靁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仙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仙姑

為真仙矣近見衡州奏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卧道中相傳云是得仙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為沈卧仙云卧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卧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為神既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為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為僊者如此故并載之右集本

張龍公碑 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頼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鬛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

九子俱復為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 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 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葢官部舂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為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録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 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

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洒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綫梶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熈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

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 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 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戎及聖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葢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改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絶故並録于此 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葢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游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葢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録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所聞也治

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為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

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録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揚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録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歳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昪之昪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

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見綿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為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録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葢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作為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絶令求如忠恕小楷

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

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真蹟

郭忠恕書隂符經

右隂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氷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録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閒覧因題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閲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作悉已入余集古録矣乃知余之集録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二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録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木拾遺

賽陽山文 太和九年誤置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奕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鄭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已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尝上保全貪冐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强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

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彛吕縉叔劉仲更與聖
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為知制誥亦以封
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
之熙寧四年二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綿本拾遺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六 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溶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一

與韓忠獻王 稚圭 慶歷二年

修頓首再拜啓仲秋漸凉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修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以一作干視聽是

以書牘之禮曠絕一作而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人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修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為慰者也伏念修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一無此字以文字之樂為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為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為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

手啓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啓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修啓上

又慶歷五年

某頓首啓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禄未知論報之方用此不遑爾瞻望戚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絹人行

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爲國自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因州吏詣府請絹曾拜狀急足至時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忭之誠某此藏拙幸令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爲愧爾瞻望旌棨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歷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絶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閲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於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春寒食見州人靚裝盛服但於城上巡行便爲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修問左右然幸尸祿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同前

某啓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奈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涖官廉善

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

拜聞

又慶歷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疎簡之性久習安閑當此

孔道動須勉彊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

而已其餘廨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脩完小小斯不

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民

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齪齪之才已難開

展又值罷絶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忉忉以煩視聽懇悚懇悚

又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甞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某昨以目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

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戚美爾大明井曰美泉亭瓊花曰無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茍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又皇祐二年

棊頓首啓冬寒伏惟台候萬福修前在潁曽一拜狀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𨻶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手書爲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

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叙謝

又皇祐二年

修啓辱示諭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聞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盛製記文并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秘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耶見索亂道敢不勉彊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寓名諸公之後為幸多矣所恨文字汙公好屋爾前在潁承示碑文甚

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令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廸碑并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𠔃皇恐

又同前

𠔃啓冬候凝寒伏惟𠔃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

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照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又皇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夏迄今以老母卧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横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

承陛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

書爲賜具審爲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恩信兵民

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

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

未嘗求徐然此歲淌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

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遽來居潁

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具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為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　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閲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徳業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閲暇之餘尚足以為一方故事焕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既足為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文正云亡天下歎息非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為文

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覩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其子廸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閎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羣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



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

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啓昨日居憂服除便得召乃敢離潁至都見日便乞

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宄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入辭

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既而遂被玆命孤拙多艱無

所補報屢招論議常黷上聰寵祿難忝若何爲效恐終

碌碌以爲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略序范

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甚又上

又 同前

脩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爲謝某衰病鬚鬢悉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恨無所爲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一作得決去恐碌碌遂爲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顧聞誨

勤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爲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爲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擒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啟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稷一作

契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饑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修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惟爲國自重謹奉啓咨候不宣修頓首再拜

又嘉祐三年

某頓首啟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禆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某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亦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兩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違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脉小小留滯微行必遂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同前

某頓首啓數日不奉餘論伏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尚有殘歊更冀時加精攝無由咨候肎次謹勒此馳啓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兹不盡區區

又治平元年

某啓不奉顔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治平元年

某啓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真贊前

世文人喜爲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
借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當試勉
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同前

景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抒思不勝艱訥蓋
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窘窮
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録呈

又治平某年

某啓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衰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哀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此叙謝

又 治平某年

某頓首啟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爲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

區區謹奉此叙謝

又 治平某年

某啟不獲瞻見等閒數日餘暑尚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為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 治平某年

某啟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為國眷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盖得節假中飽於

將理尚煩憂恤手筆存問具爲感激併留面叙人還粗
布萬一

又 治平某年

某啓日夕風凛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仞意愛之
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醫工
審議昨亦有一劄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
或因方便特爲略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曽見與叔平簡
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皇恐皇恐

又 治平四年

某啓不待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於左右忽辱惠一作誨翰感慰無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終始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

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 治平四年

某啓早暮遂凉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爲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晝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以得託名於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皇恐謹奉此咨

啓

又嘉祐八年誤寘此

某頓首啓板橋恖遽攀違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明更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區

又治平四年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

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遂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既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具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藏拙於此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亦稍有

緒也竊計大斾非晚啓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爲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熈寧元年

某啓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爲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一無此乎其味尚可少薦樽爼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熈寧二年

某頓首竊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

石得子履鉅筆措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爲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臟腑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熙寧二年

某啓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爲傾嚮之勤則未始

少息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乞壽陽

蓋陳蔡勢難乞惟壽近穎亦便於歸計爾𥁞遠旌棨新

春伏惟爲國保重

又　熙寧三年

某頓首啓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拜

問粗布區區不謂遠煩專介直走淮濵誨諭勤勤仰仞

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修過穎

少留以足疾爲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素志未遂

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爲國自重以慰具瞻

又同前

某啓某去秋留賴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祇赴官所怱怱遂見窮臘即日凝凜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爲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夲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絶爲稀少足以養獨偷安俟日

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

雪寒伏乞為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啓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

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褒惜何以克當但祕

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彊愧恐愧恐某自

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蕪亦憂畏頗多冀静黙以

安退藏爾

又熈寧四年

某啓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年老憂畏旦暮未去俛默茍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爲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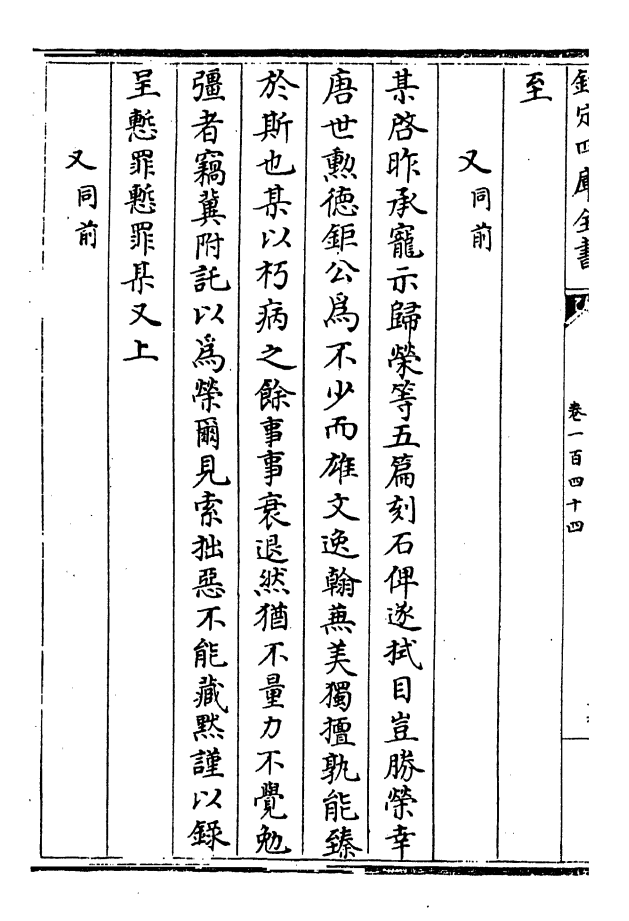
又同前

某啓辱貺齋醖尤爲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意

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
呈塵涴聽覽蓋嚮在潁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
自觧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
企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
以官守無由一厠賀賔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百福
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爲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



至

又同前

綦啓胙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勳德鉅公爲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彊者竊冀附託以爲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録呈懸罪懸罪某又上

又同前

某啓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聳動人之耳目屬閉居杜門難偶信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彦國　天聖明道間

某頓首白彦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别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彦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

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累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耶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不能

勉強鄙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辟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别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饑渴故不能不切切也秋暑差戚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啓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爲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爲先容旣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冐聞

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 嘉祐七年

某啓慰䟽已具如別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循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為士民自重某自承之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顔俯仰尚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强庸拙不知所為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為計也未知尚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

道其大槩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
不布一一𠬝又拜
又嘉祐八年
𠬝頓首啓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
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
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驅奔走不惟出
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爲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
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

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啟咨問

又同前

某啓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爲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爲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耶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凉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

不宣

又 治平二年

某啓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貺窬豈勝

感服自公在告爲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爲恨

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

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勤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

謹此不宣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二

與晏元獻公 同叔　慶歷七年

某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間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

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為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內剛而外柔新以進士及第為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一有也字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死灭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疏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

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己内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忉怛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其再拜

與杜正獻公 世昌 慶歷五年

某頓首啓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逮此朞歲曠無所聞不惟上孤陶

鈞實亦慚愧知已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已累月而尚稽修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為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迹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為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啟起居伏惟幸察

又慶歷八年

某啟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

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為進士時從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其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嘆慕不已以為君子為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已他日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為政於此以償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為徒有志爾相公道德材業著於

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拜見末由伏惟為國自重

又皇祐元年

其啟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閤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目疾為苦自揚州求潁至此經時闕於奉狀蓋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悰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其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鬚皆白眼目昏暗慈母

衰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嗟知過至深敢兹瑣碎皇恐皇恐秋暑未退霖雨為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啓起居

又同前

其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閤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常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母卧病郡既僻小絶無醫藥迨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啓之禮蕞爾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墻

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壽考卑情不勝區區謹奉啟咨問

又 皇祐四年

其啟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大水為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贄善書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宜勝珍荷梅君困窮晚遇知不為否也其此茍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

忽忽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為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為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 明仲 慶歷五年

某啟山郡僻寂習閑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絕前者送起

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其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其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為愧歎今而冒寵名能食自便何以為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　晦叔　皇祐二年

其啟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其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効官不憚宣力茍為

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祇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究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 熙寧某年

其啟其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惰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抃而久闕馳誠恃知之厚必不罪其疏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邇漸寒為國自重

又 熙寧三年

其啓養拙東州久自蔵縮加之病苦廢事逐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一作都遽辱賜教其為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其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為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 熙寧五年

其啓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賁羣芳之

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顧訪盖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敘

又 同前

其啟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可略枉顧否盖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也矧兹疾其亦嘗苦每蒙寛假也更此咨啟

與程文簡公 天球 皇祐某年

其啟哀誠廹塞不敢時通記問嘗存錄過厚荷知有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稠重秖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靦增靦衰病咫尺末由號一作就見依戀依戀

又至和元年

其頓首啟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舂接累日連夕不見勸色私懷感着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啟纔過長平遂苦大熱比

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晏其可再得餘當續具洛日

茲少叙依依依不悲

又 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朞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為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凉必償素願得次詩牓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其啟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莫得一奉言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㫖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為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靦顔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為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啟怱怱久疎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已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訃義蓋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麪皆於目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佳致誠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為榮北行馬上當得抒思偶秘書歸省顧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 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

才識卑近豈足以銷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前

昰啟辱賜問并録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悰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宣遂衰邪碌碌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駿騎為恨爾大用

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閑樽俎為適亦有佳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為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 元規 皇祐四年

其僦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便不便也幸無恤秖如卜葬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於明年了却其邇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漸相遠良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

不以去就為輕重也其亦不忍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其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奬最深適

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謚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秪見行狀亦當牽率爲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 子容同前

某啟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號疏必達秋凉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

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奉此不次某再拜推官即學士執事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計料錢春歷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之

又同前

某啟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修葯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租極荷挂意前者為料錢歷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

作書誤寫本爲添支歷爾更說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著因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爲王渭州織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榜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其再拜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皇祐五年

某啟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内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絶無人

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祖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為一妹喪夫惸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於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 疑

某啟晴色可嘉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幸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為禮也專

此不宣

又　疑

某啟雨晴便苦客多牽强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為示也為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　疑

某啟拙詩趂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為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顧否行香

後乘涼枉駕作一盂飯奉侍却有絶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説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為幸惟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治平四年

某啟近嘗奉狀急足還弁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夙切瞻慕欣感何量汴流駛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 同前

其啟其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其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舲下汴首及敝封當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為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物皆以見屬

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為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纎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秘蔵之或為親識携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楮尚得數十紙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熙寧五年十月廿五日東陽郡思堂丹陽蘇頌子容題

余在樂安慨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余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尚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 介甫 嘉祐某年

某再拜相别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

懐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
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
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其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
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懐有所未畢遂恐為膺人
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嘉祐三年

某啟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别無日不瞻企秋氣稍
凉伏惟尊侯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

侍親為道之樂日益無涯矣其怏怏於此素志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為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耶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嘉祐元年

近得楊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為示此地在廣陵為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 子華 嘉祐六年

其啟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凉所履何似其碌碌無所稱遂為朋友之羞第以體雖輕發當更小忍慙爾君謨自南歸皤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莫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聞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為樂但覺其勞與負愧爾茶三二種託

賢弟致達勿罪少邉州早寒惟為時自愛　公儀云謝

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持國　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益以治行徙居日併齋率也陰雨

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思仰

其再拜十三日　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為望

與吴正獻公冲卿　嘉祐六年

其啟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其以孤拙

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友親所共亮之也茲者遽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藴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 嘉祐八年

某啟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髙懐莫且勉就否其自春涉夏以小兒

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為情緒蕭索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尚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暑為時自重人還草率為謝不宣

又同前

某啟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即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其啟違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尚繁不審動履何似某

又 治平四年

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洶湧之時獨賴至公過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兹為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又 熙寧四年

其啟感激之誠已具前幅其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值久雨積水為阻三五日始遂東歸其此來恩數出於

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意

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皇恐皇恐其又上

又治平元年

某啟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其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揺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全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為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 熙寧五年

其頓首啟其田野之人自宜屛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貺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其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容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 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懐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絶稀始

知風月屬閑人也呵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叨貽感愧感愧

與吴正肅公 長文 嘉祐二年

某啟前日齋所却成叨貽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為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呵感着感着人還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内嘗冒熱赴宿為暑毒所傷絶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虛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 同前

某啟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

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搢笏皆不得愬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嘉祐四年

某啟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匆訝

又 同前

其病中間得觧府事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為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為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 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寘於此

某啟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閤坐必不久滯其遂赴班

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呵云百司者尚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秘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 同前

某啟昨日奉見偶忘咨問為親戚喬孝本避嫌當易局

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 同前

其啟在告久不瞻顔采頻凉伏計德履康裕其病體得凉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謂不便其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為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曽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

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為恨東土雨雪不愆年豐俗阜為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强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柰何柰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 治平二年

其啟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郎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出蔬食所致其向居憂於頬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傅侍講還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強間食少葷味以養助真氣支舊奉祝惟此為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葺僻

寒吏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柰何柰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熙寧元年

其啟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修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賴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産益佳巨蠏鮮鰕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為善人良士所賴惟為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蘇丞相 子容 皇祐某年 已下續添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大淺却高如西面三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即更須那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挂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 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

恐得遂安祔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名試貼職未遑為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即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其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岳問此外珍重其又問哀苦中承示啟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禫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 嘉祐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為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潁城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閒湖園亦少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

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 慶歷某年 見英辭類藁

某頓首啟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

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各因得備聞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治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 慶歷某年 見英辭類稿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修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鞏者好古為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為近年文稍與疑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閤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鞏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實故敢以

告伏惟矜察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